



春风轻抚翠屏山

陈世敏

好多年了，都这样。闲来无事，想出去转转。一时又想不起来去哪里好，信马由缰，就上了翠屏山。

翠屏山离我家不远。出门沿着河边步道西行不到一公里，过一座桥，踏着石阶就上去了。山路时缓时陡，途中有歇脚的亭。想加大锻炼的力度，可以大步疾行；欲闲看杂草野花，也可慢步轻移。

周末，阳光温暖，春风拂面，满眼明媚。我不到二十分钟就爬上了山顶，山顶有望亭，名曰八角楼。坐在亭内平缓了呼吸，居高临下目极四面八方，整个县城尽收眼底。

县河的水不紧不缓缓流，像山坳里躺在草窝里放羊的老汉，若无其事地抽着烟，晒着太阳，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时光。高高低低的楼房撑起了小县城的那片天，大路上急驶的车流，脚手架上忙碌的工人，市场上南腔北调的叫卖声，路边空地上喧腾的广场舞……最热烈的是半山腰道观院外场地上吼秦腔的，先是几个人敲敲打打有板有眼地吼着《周仁回府》唱段，不大一会儿就聚了三里三层看热闹的人。

看完了山下的热闹，我要尽享这山上的安宁。

踏着山脊漫步。山脊上是鹅卵石

铺成的小径，小径连接着一个个微微突起的山峰，连通着县城周边几座不高不低的山。

以前，县城周边的几座山也就是普通的荒山秃岭。荆棘茅草中不时冒出几片稠密的灌木丛，间或有几棵油松、柴柏、花栗木等杂树鹤立鸡群。近年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，在这些荒山秃岭上修了通山小道，建了亭台楼榭，栽花植树……这一捌拐，丑小鸭还真变成了白天鹅。翠屏山也成了翠屏山森林公园。

天高云淡，阳光轻抚着路边的花草。那些花儿草儿在微风中摇头晃脑，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，我倒背双手高冷地走过。走出好远，蓦然回首，发现它们依然在昂首致意，不气不恼，我的心里便生出了愧疚。

记得日前在网上看过一句话：有的地方只去了一次，就津津乐道念念不忘；有的地方住了一辈子，却从不提起。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在说我。

我爬过雄伟的长城，攀登过绝顶的雪山，闲逛过熙攘繁华的外滩，畅游过精妙绝伦景色如画的颐和园，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冲过浪，在浩渺的黄河边看过日出，在青青的草原上吃过烤全羊……在聊天中，我总是炫耀这些经历。其实，这些地方我只去过一次，不过是匆匆过

客。它们虽然开阔了我的眼界，但在我的生命中只是一瞬。我一抬脚就到了翠屏山森林公园，我是这儿的常客。它用满眼的翠绿抖落过我的寂寞，用花儿的微笑安抚过我的伤悲，那欢快的雀子让我忘记了疲劳，清新的空气和芬芳沐浴了我的心肺。

我在翠屏山上，看春雨滋润的新芽，看夏日悬挂的余晖，看秋风扫过的落叶，看冬雪覆盖的苍凉，感受着这片土地的脉动。高兴了，去翠屏山；生气了，去翠屏山；无聊了，去翠屏山；没地方去了，去翠屏山。翠屏山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我习惯了在它的肩上踩踏，从未觉得有何不妥，甚至理所当然。从它那里得到了滋养，却不愿把它提及，只因它太普通，不巍峨不雄奇也没有名气。觉得它就像这满山丰盈的空气，有谁会提及空气呢？有谁会感恩空气呢？也许只有呼吸有了障碍的人才会知道空气对生命的重要，弥足珍贵。

我发表过颂扬名山大川的游记，却没有为翠屏山写过一个字，想起来愧疚，其实我更应该表达对翠屏山森林公园的无限热爱。

生活是绵密扎实的，普通是其本色。生命更应该感恩的是滋养我们生

命的大地，湿润我们生命的人。也许他们很平常普通，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，耀眼的往往只是一瞬，比如流星，平常普通才是生命的常态。

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家人，他们时刻关心着我的生活，温暖着我的生命，我却很少对他们说过感恩的话语，有时还硬冷硬发脾气；我想到了我的同事好友老杨小毛，我们朝夕相伴插科打诨，在朗朗笑声中打发掉多少个灰色的日子；我想到了我工作了一生的学校，虽然它只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山区学校之一，但它是我安身立命之所；我想到了我的学生，我们一起探索知识，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春夏秋冬；还有，我发了圈就点赞，我生了病就三天两头探望我的那些亲人们。

尽管他们很平凡，很普通，但是一直温暖着我，对我而言，他们重要而伟大。

在享受着这些普通的温情时，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，心底里有了一个声音，我也要温暖你们。

不知不觉间，来到一株山桃花前，桃枝上已经憋满了花骨朵，在微风中灿灿地笑，我也深情地向桃花招了招手。

春天，您好！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《月光不是光》，在我看来，是一部写给日益萧条的故乡的情书。

陈仓是我喜欢的作家，总觉得他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读起来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去年秋日，网购到《月光不是光》后，挤着时间读完，虽然读得零零碎碎，但勾起我的满腹乡愁，从秋雨绵绵的初秋一直萦绕到北风萧萧的深冬。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不是伐薪烧炭的老父亲，就是病卧床榻的老父亲，抑或是外出打工的疤子哥哥的形象。梦里也似乎和作家一起来到塔尔坪，清凉如水的月光下，我们交流着试探如何用相机快门拍成一张月光下的村庄照片……

大约十年前，在小说选刊中读到他的一篇题为《父亲进城》的中篇，那娓娓道来的故事便牢牢地吸引了我。也许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生活阅历，也许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人生观，小说中描述的每一件事，我都感同身受。

《月光不是光》描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身在他乡的游子对故乡变迁的乡愁。在作者笔下，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富有感情，故乡的人物，不论是父亲，还是哥哥、姐姐，都让作家割舍不得。在大城市上海打工成家立业后带着孩子回乡寻根，可曾经生养自己的老家却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。然而，作家认为故乡是座庙，回家是一场修行，也是疗伤的过程；拯救病危的父亲，就是在拯救日益萧条的故乡。

身处大变迁的伟大时代，总有一些东西要被时代淘汰，要被时间淹没。一本为日益萧条，或者说即将消失的故乡而歌，为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的作品的出现，虽然只有八篇文章，但把改革开放至今，城乡变迁带给身在其中的人们的复杂情感充分展示了出来。虽然充满了对过往生活的留恋，也充分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，以及这些变化给远离故乡、重返故乡的人们带来的心灵震动。

在作家笔下，故乡风光如诗如画，触景生情及感悟直拨人们的心弦。在作家心里，回到故乡吃到的无不都是美食。两个姐姐虽然富有差距，但对兄弟姐妹的感情一样深厚。陪父亲睡觉，听他讲家长里短和亲戚的事，在“我抱着我爹的一双脚，看着窗外徐徐升起的明月，心情是十分复杂的。我爹的脚彻夜都是冰冷的，而月亮也一直是冰冷的，它们在我面前是多么的相似啊。天上的月亮宛如我爹的脚，我爹的脚宛如秋后的月亮”。作者披衣起床，看到“半夜，月亮升到山头时，照得整个小镇如白天一样，恍惚中像是城市的午夜……”拿出手机与相机，希望拍下那厚厚的月光，或者是月光下的树影，但是怎么也拍不出来，顿悟“月光其实不是光，仍然是黑暗，或者说掺进了太多的黑暗，像面粉里掺进了太多的水一样，是烙不出大饼的。月光从窗口照进来，洒在我爹的身上，丝毫没有打扰到我爹，反而已经溶入了我爹的身体，让我感觉我爹格外与月光相似了，甚至就是一摊凝结的月光。”“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的生命之光里渗入太多的苦难和黑暗，慢慢就转化成了死亡之光。死亡之光就是月光，同样是没有反光的，是无法复活与再生的，只能自我流逝”……

俗话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《拯救老父亲》是一篇真正孝子注血的文字。作者从父亲病危讲到子女的孝顺，再讲到父亲病情出现好转，子女们在金钱与孝道、拯救与放弃之间苦苦挣扎的描述，句句催人泪下。最后是永不放弃的爱，从死神手里抢回了父亲，夺回了故乡。在父亲病危该不该转院救治时，有位大爷说：“一个土农民，何况又那么一把年纪，多活两年，少活两年也没有太大差别”。大姐的意思大约是“如果去西安做手术花掉七万块，爹一辈子积攒的七万块钱就被抵消了，就被清零了”。父亲转院手术后的第四天夜里陷入昏迷，医生也建议“回家准备后事”，但是，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因为父亲“他只要活着，我的故乡就是活着的，那片土地就是活着的”。作家深有感慨地说：“爹是一尊活佛，没有寺庙的活佛，或者是被佛派来的。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先养我，再来化我。”父母生养了我们，而我们孝顺父母，拯救危难中的父母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场修行！

陈仓在一次回答记者时说：“文学是我的宗教，我借助着文学这种方式，参禅，打坐，希望修行自己，也希望化解别人。”其实，我觉得自己阅读《月光不是光》，也正是一次以阅读的方式怀念我那日益萧条的故乡和故乡那些亲人，用怀念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曾经，度化自己。

一部写给故乡的情书

王荣金

商洛山

(总第2560期)

刊头摄影 方立

题图摄影 陈世敏



马莲坡

张清武

马莲坡，是棣花镇玳家河村一个普通的山坡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西安前往棣花景区、金丝峡，或者去更远的南阳、武汉，曾不止一次路过它，但它并没有阻挡住一位旅行者匆匆的脚步，在急速飞驰的汽车上，它像无数个村庄的路牌那样，一闪即逝。

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去年春季，我从沪陕高速一路向东，一头扎进了马莲坡的腹地，在它的五脏六腑中，滚了几个来回。

车行驶到玳家河村宽阔的场子时停了下来，我们行走在整齐而迤逦的山间道路上，翠绿欲滴、郁郁葱葱的树叶遮挡住了灿烂的阳光，我们一头钻进了果木的绿色海洋里。

进入马莲坡之前，我们去了集农业观光、文化旅游、农家休闲为一体的棣花现代农业园区。走在园区蜿蜒曲折的山坡小道上，冷不丁从茂密的绿丛中钻出一位果农，他手中拿着竹条编织的

笼子，竹笼里是红润透亮的樱桃，个个鲜亮红艳，像蒙着一笼珍珠玛瑙。看见我们露出好奇的神情，老人笑呵呵地打趣说：“没有吓着吧？我们这儿是树多人少啊！”

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我问他孩子们呢？老人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，他眼神中透出的忧愁惹人心疼。远去的故乡人在城市里成为了外乡人，把故乡背在记忆中，记忆中荡漾着满满的乡愁。

春末夏初，是采摘樱桃最好的季节，马莲坡漫山遍野的樱桃树上，缀满了甜美鲜红的樱桃。不过，樱桃鲜红的时间不会很长。那天，我们趁着樱桃红得正好，把红艳亮丽的樱桃定格在了相机里，把酸甜可口的味道留在了舌尖上。樱桃和欢笑，是春季里最美的风景。

果农们的热情让我们不停地驻足，与辛勤劳作的他们搭讪着。聊完后，我和妻子一头扎进茂密的樱桃园中，嘴里

吃着香甜的樱桃，享受着园林的凉爽和采摘的乐趣。樱桃虽好吃，但是果实不易摘取，这些来之不易的果实，使我们享受生活、体验生活的城里人，对田园生活的理解有时会一叶障目。我与妻子摘了一些樱桃后，手臂上让枝叶划了几道伤痕，才深深理解到果农的不易。

棣花风景秀丽的山坡，整洁的村庄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，一条条通向马莲坡的道路四通八达，坐上景区的观光车，我们可以任在山坡上一览无余地观赏美景，“一升核桃”的高大雕塑耸立在山间。再往上走，是一丛丛绿莹莹错落有致的油菜园。郁郁葱葱的油菜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山坡上，一簇簇的向我们扬起金黄金黄的笑脸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等到来年春季，阳光洒满山坡时，再来马莲坡观赏漫山遍野的油菜花。

紧挨着油菜园的是水果采摘园，高大的展牌十分醒目，上面写着14个红色大字：党建引领凝聚力，乡村互

融促振兴。进入园区，树上的果实还很稚嫩，嫩绿的树叶丛中，星星点点缀满着毛茸茸、愣头愣脑的果子，煞是可爱。

我们被山坡上的绿色所包围，沉醉在果实飘香、春意浓浓的果林里而不知不觉忘记了返程的时间。太阳落山时，妻子猛然大呼小叫起来，快呀，要不然就要摸黑赶路了。

我们从棣花酒庄的一侧下山，正在修建的休闲山庄还在紧张施工中，山坡上茶舍和客舍的玻璃窗上，在夜幕即将落下时闪烁着忽隐忽现的亮光。到达棣花景区那座高大的石墩桥下时，一阵阵清新而湿润的春风缓缓而来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马莲坡空气清新，是一个天然氧吧和休憩养生之地。那儿有山有水有绿荫，满山瓜果飘香。若是到棣花赏莲，不去马莲坡看看，收获的行囊中总会多点遗憾！



国画 封卫东 作